

史記

卷一百十之
之百二十五

列傳卷五十一之五十五

卷五十

匈奴

卷五十一

衛青

卷五十二

公孫弘

卷五十三

南越尉佗

卷五十四

東越

卷五十五

朝鮮

霍去病

主父偃

史記卷一百十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內司馬貞素隱

唐王仲宣讀幸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校刊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青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正義曰此卷或有不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
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
諸傳而次四夷則司
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

隱曰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
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

萬曆二十六年刊



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
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
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日曰獯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
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具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

唐虞以上有山戎

正義曰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三名也括地

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

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

索隱曰韋昭曰背肉似橐駝故云

駝包愷音託佗

○驢羸

索隱曰按古今注云驢特馬牝正義曰畜許六反生羸○正義曰羸音力戈反

馱馱

徐廣曰北狄馱馬○索隱曰說文云馱馱馬父羸子也廣志云決蹄也發蒙記刻其母腹而生列女

傳云生七

駒駮

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按郭璞注爾雅云駒駮馬青色音洵塗又字林云

野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驪騎

○驪騎

徐廣曰音顛巨虛之屬獸其狀如馬其名駒駮也

屬一云青驪驪驪又如驪

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

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

索隱曰分音扶糞反

毋文書以言語為約

東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

索隱曰少

音式紹反長陟兩反少長謂年稍長

士力能彎弓

索隱曰彎音烏還反

盡為甲騎其

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

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

韋昭曰鋌形似矛鐵柄音

時年反○索隱曰音蟬埤蒼云便小矛鐵於古今字詁云矜矛矜也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

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

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

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

諱而無姓字

漢書曰單于姓單于鞮氏○索隱曰鞮音六緣反鞮音丁啼反

夏道衰而

公劉失其稷官

徐廣曰后稷之曾孫。正義曰周本變紀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

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

徐廣曰

曰公劉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

索隱曰

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

索隱曰

昭云春秋以為犬戎按畎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

生白白生犬犬有二壯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

戎之別種也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鄆鄆

放逐戎夷涇洛之北

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

彫陰秦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

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

餘年周道衰

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

而穆王

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

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

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

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

所封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

韋昭曰戎

後來居此山遂取周之焦穫

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穫亦名瓠口亦曰瓠中在雍州

故號曰驪戎

涇陽縣北城十數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

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鄆鄆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

公伐戎至岐

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故周有功受周故地鄆鄆列為諸侯也

始列

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

索隱曰

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應奉齊瘡云秦築長城徒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為號

齊瘡

公與戰于齊郊

索隱曰翟音傷名諸兒也

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

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其後二十有

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

索隱曰蘇林汜音汎今賴川襄城是

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

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

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

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

是戎狄或居于陸渾

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九姓之戎居陸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

東至於衛侵

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

獫狁至于太原

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

出與彭彭城彼朔方

毛詩

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正義曰言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也

周襄王既居外四

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

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邑當是之時秦晉

徐廣曰固在山西河音

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內固洛之間

徐廣曰固在山西河音

銀洛在上郡馮翊間○索隱曰三蒼固作園地理志云

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人河韋昭云園當為固續

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固○正義曰括地志云白

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

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傳云晉師滅赤狄路氏杜氏以路赤翟之別種翟于箕郟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

西河。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秦穆公
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固潞之間號赤狄未詳
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緄諸

緄諸城秦州秦嶺縣北五十里漢縣諸道屬天水郡

也韋昭云春翟獯之戎徐廣曰在天水獯音丸○索隱

獯戎音桓○正義曰括地志獯道故城在渭州襄岐

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獯戎邑漢獯道屬天水郡

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

秦為北地郡也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隱曰韋

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同州馮

翊縣東三十步故王城節大荔王城荔力計反烏氏

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又括地志云烏氏故城

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人戎秦惠王取

之置烏氏縣也胸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胸項于反索隱曰案

○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地而晉北有林胡

居之即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樓煩之戎索隱曰地理志

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樓煩之戎樓煩縣名屬鴈

如淳云即儋林也為李牧滅樓煩之戎樓煩縣名屬鴈

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北有東

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故地也燕北有東

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

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

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為姓父子男

女悉髡頭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

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

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

門○索隱曰服虔云句音而破并伐以臨胡貉

拘韋昭云山名在應陰館而破并伐以臨胡貉

索隱曰案貉即

萬曆二十六年刊

歲也音亡格反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河西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昭王母也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頽毀焉自代並音似公奚巨嶺東西無極蓋趙靈王所築也

陰山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

絕塞外下至高關為塞

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

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關也

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

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

長城自造陽

韋昭曰池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媯州

至襄平

索隱曰韋昭云

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

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

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

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賁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

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適音丁革反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八千里

正南北相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正義曰志云勝州

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

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

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者治

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

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又度河據陽山

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

假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自縣故城在

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

五原北假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

肅延沙等州匈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

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言其象天單于然○索隱曰按

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橐黎孤塗單于匈奴謂天

為橐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故曰

橐黎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

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

曰頭曼韋昭曰音瞞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

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

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

冒頓索隱曰冒音墨又如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曷

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比方人採

取其花染緋黃接取其上英鮮者作烟支婦人採將用

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支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

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

作此讀漢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

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

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

騎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冒頓乃作為鳴鏑韋昭曰矢鏑飛則鳴○索隱曰應

劬云髡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

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

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

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

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

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

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

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

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疆盛聞

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

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

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

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

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

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

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

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

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東胡使

得甌脫王正義曰按境上斥埃之室為甌脫也

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淳曰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是

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

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

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

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

王左右谷蠡王照虞曰谷音鹿蠡音離○索隱曰蠡又音黎左右大將左右

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索隱曰裴氏所引據後

漢書下呼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為

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

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

氏須卜氏常蘭氏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其後

與單于婚姻早姓呼延者也蘭姓亦今有之

有須卜氏

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後漢書云：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此三姓其

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

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

值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媯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媯州也。

以往者東接穢貉。

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

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言

匈奴西方南，以酉接月氏、氐、羌。

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武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

都有白馬、氐、又魚豢、魏畧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竈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纂文云：氐亦羊稱。說文云：

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而單于之庭，別舜徙于三危。今阿闐之西南羌是也。

直代雲中

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

羌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

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

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

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

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

又有什五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俛起什百之中是也。禪

小王相封

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

之沮渠姓蓋。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

本因此官。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

祠祭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

天神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躡林。漢書音義曰：

月中皆會祭處。躡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躡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躡林，則服虔說是也。

又韋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澹澹。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澹聲相近，或以林為澹也。○正

義曰：顏師古云：躡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

遺法課校人畜正義曰許六反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

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軋音烏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

櫛杖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輾也○正義曰大者顏師古云軋者謂輾輾其骨節若今之厭蹀者也

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

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北向長者在

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

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家曰逗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

曰漢書作數十百人顏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

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

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

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乖

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

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畧云丁靈在康居北夫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

又音石鬲昆新犁之國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

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

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

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

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

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

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

徐廣曰在鴈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

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

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

索隱曰驪音武江反案青驪青色馬也○正義曰鄭玄云驪不純也說文云驪面額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

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文云驪黑色南方盡騂馬索隱曰詩傳曰赤黃曰騂

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闕氏闕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

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

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

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

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索隱曰傳音附鄉音嚮從解角直

出境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

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

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

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

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

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闕

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

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

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

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

后時冒頓衰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諸將曰以高帝賢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復布諫高后乃止

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

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

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

奴正義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

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

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

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

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

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

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

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

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

徐廣曰一云樓湟○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烏孫呼揭音桀○索隱曰

又音立列反○正義曰揭音犁又其列反及其旁二十

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謂皆已諸引弓之民并為一

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

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

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雩音火胡反○索隱曰

日係音計雩漢書作雩請獻橐駝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曰顏師云

二駕可駕車也駟入匹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

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索隱曰服虔云漢界

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

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曰上音息

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

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

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

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

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

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

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

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

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

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

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

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

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疎一比音鼻小顏云解

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云比櫛也蒼頡篇云靡者為比鹿者為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

帶漢書音義曰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

一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

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

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

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陵云

賜犀比金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正義曰綠繒各四十

匹索隱曰案說文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

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號曰老上單于老上

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孝文皇帝復遣

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闕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正義曰

郎反中行傳公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

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

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

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

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韋昭曰言漢

入匈奴匈奴則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

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

湏酪之便美也湏乳汁也音都奉反○索隱曰字林云

菟人所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

具也正義曰上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

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

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

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

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

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其父兄

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

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

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物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

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

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音喋和口也而佔佔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

當索隱曰鄧展曰佔聾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顏

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着冠何所當益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

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

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

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麗也音若靡監之監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

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

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

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爲餅侯虜人民畜產甚多遂

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

遠明非彭城也使奇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虔云回中在北地武

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

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

州雍縣西四十里候騎至雍甘泉索隱曰崔浩云候選

卽匈奴所燒者也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

帝以來祭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

天團兵處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

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

爲上郡將軍索隱曰案表盧作寧侯魏遯爲北地將軍

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

侯董赤正義曰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

爲將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

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

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

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

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

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為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

且子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

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

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

今聞滌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

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

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闐然更始徐廣曰闐音

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

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

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

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

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

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

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

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

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

動之類索隱曰案跋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

貌音軟淮南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

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

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遣之歸本國朕聞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人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九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人上郡雲中各

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

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顏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 荻蘭荻音于于蘭犯

出物與匈奴交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 詳為賣馬邑城以誘

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索隱曰蘇林云在鴈門也 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

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

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

門尉史行徼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見寇保此

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云乃下具告單于 尉史乃告

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

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

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

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儒傳曰恢自殺 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

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 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

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

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

市下擊胡 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

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

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

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

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信出代郡擊胡擊胡三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擊胡四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曲近胡

○索隱曰辟因僻。正義曰縣之斗入匈奴界者造陽地棄與胡也。是歲漢之元朔

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

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

索隱曰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單音丹

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

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

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

八十里地理志云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

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

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

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正義曰蘇武父也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

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

次於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

匈奴之南界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

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

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

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肅刪丹縣東南

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

顏色其慙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

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古泉山下

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其夏驃騎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竝以爲祭天主也

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

過居延索隱曰韋昭曰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

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栢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得胡首

虜三萬餘人裨小三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

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

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

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

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續

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

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

狩二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

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耶王則隴

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

新秦中以實之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皇遣

蒙恬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而滅北地以西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

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

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

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

萬匹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

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

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又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

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

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

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壹訪議高堂

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

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

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又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騎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

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

索隱曰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

亦不見匈奴

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旣至匈奴匈奴主客

韋昭曰主使來

客官也○正義曰官名若鴻臚卿

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

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

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不能卽南

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

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

歸遷之北海上

正義曰北海卽上海蘇武亦遷也

而單于終不肯爲寇

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

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

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

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

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

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置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葷絕

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

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郡連間胃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

過大荒而擊大夏而臣之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

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漢書音義曰胘雷地名在烏孫

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

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人

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

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

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

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今吾太子為

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紀言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

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

刺折其氣每漢使人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

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

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

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

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
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
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
三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
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
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
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
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
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于烏師廬徐廣曰烏一作詹立
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

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正義曰括

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兒

經秦長城太羹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

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垂其
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
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
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正義曰音
于將軍敷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
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
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
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

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浞稽山而還

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縣北

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

都尉欲發而覺禪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因急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

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

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

正義曰為渠師也

相與謀曰

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

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

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

立三歲而死于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左

賢王响

音鈞又音叶

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

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

榆林縣四

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

正義曰顧胤云鄣山

中小城亭候

至廬胸

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

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病虜城按即築城鄣列亭至

廬胸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傍使彊弩

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正義曰括地志漢居延縣故城在甘肅張掖縣東北十五

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強弩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眾期至遮虜鄣即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

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

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

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

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

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

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

單于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

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

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字猶可

以復讎乎雖百世可知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

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

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文人行也正義曰胡

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

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

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

正義曰在伊川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

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敷出西河與

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曰匈奴中山

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

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

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

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

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

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敷

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

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為反

重文用反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

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

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

商丘成出擊胡軍敗而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

非天漢四年事似錯悞人所知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敷與左賢王戰不

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

多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

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

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巴下皆劉向楮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

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

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為其切當世

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忌諱當代故

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徐廣曰微音皎索隱曰微音

工堯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伯莊音叫徐音皎皆非也而務譖納其說索隱曰說音稅以

便偏指不參索隱曰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微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

不參詳終始利害也彼已將率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已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衛霍也等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聖賢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索隱述贊曰

獫狁葷粥

居于北邊

既稱夏裔

式憬周篇

頗隨畜牧

屢擾塵烟

爰自冒頓

尤聚控弦

雖空帑藏

未盡中權

史記卷一百十終

史記卷一百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棊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二級臣黃錦等奉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

家與侯妾衛媼通

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

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

其所冒之姓為父
與母皆未明也
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

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
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

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

文字殘缺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

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
索隱曰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

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
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為侯家

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
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

○索隱曰漢書作民毋顧氏云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曰民毋今本亦或作民毋也皆奴畜之

不以為兄弟數
索隱曰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
正義曰按居室

署名武帝改曰保宮有一鉗徒
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

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

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

姊子夫得入官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
徐廣曰堂邑安

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生子季須元元元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始

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

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
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大長公主

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

得不死
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

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

兒故與陳掌通
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

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駒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關索隱曰高關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也遂

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

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以三千八百戶

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

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貴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貴

之號蓋出蕃語也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東皮氏縣之亭名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

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為邊害

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

玁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

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

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

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

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是榆谿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舊塞也

州界河在靈州界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索隱曰崔浩云北塞名斬輕銳之

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

正義曰訊問也醜眾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處獲得眾類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

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

友徐廣曰友者太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

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

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

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音組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

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

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

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

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

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

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類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

頻移反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

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

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

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

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正義曰口

浪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千侯青

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

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緹祿中

正義曰襜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祿小兒被也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

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

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

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

軍傳校獲王索隱曰顧祕監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

以致克捷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案并邑

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

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

至匈奴右賢王庭為窳渾塞名漢書作真渾真音田以千三

百戶封說為龍頰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

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窳侯徐廣曰窳宜作奔音匹孝反

窳字林云大下卯與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

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

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

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
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
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
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
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
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
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
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
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
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

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

問其罪正闕

張晏曰正軍正也闕名也

長史安

正義曰律部軍議郎官史一人也

議郎

周霸等

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

建當云何霸曰

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
威闕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
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
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
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
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
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

蔡邕曰天

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

則曰奉高宮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

唯當時所在日姊即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

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索隱曰服虔音飄搖大

票鷁勁疾之貌也票音頻妙反鷁音弋召反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

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

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

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

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弟產即大父之名

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云比頻也安不下既云再無容

更言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大守

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

賢為眾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

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

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

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

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

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

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

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今案大夏國在大宛之西留

匈奴中又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

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三年春

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質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勲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二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鬣白色一日髦尾將萬騎

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漢書音義曰音

戾山討遼濶索隱曰遼音速濶音卜崔浩云匈奴名也涉狐

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懾懼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索

隱曰案說文云懾懼失氣也劉氏云懾式涉反懼之涉反冀獲單于子徐廣曰轉戰一作與

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

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

○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

姓者即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其足不失落也執渾邪王子

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

主○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音儲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

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

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

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

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

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

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

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

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餘衆保

南山途號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即

天山祁連得會涂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會音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楊武平繚得

單于單桓會涂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

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

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正義曰音律也減什三索隱曰案漢書

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益封去病

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

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索隱曰且音子余反千騎將

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

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

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

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為號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勾

匈奴以為號○索隱曰案二人並匈奴人也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

三字共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

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

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明疑多是誤輝音暉也合

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

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驃騎常

選擇取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

精兵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遲留零

合也落不遇由此驃騎曰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

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

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

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命

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

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

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

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

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

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

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

漯陰侯索隱曰漯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裨王呼毒尼文穎曰胡

名為下靡侯鷹庇為煇渠侯徐廣曰一云篇管○索隱曰漢書鷹作雍庇音必二

反又音疋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符二年以煇渠封僕明至二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正義

曰煇渠表禽黎為河綦侯徐廣曰禽一作鳥○大當戶

作順梁徐廣曰一作稠離也○索隱曰徐注與漢書銅離功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云調字又異也為常

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

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

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獯鬻

晉灼曰獯音欺譙反○索隱曰說文獯作趨行疾貌

悍音胡旦反

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

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

正義曰言

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

庶幾無患幸旣永綏矣以

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平上郡戍卒之半

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

正義

曰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故塞外又在北海之南

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

爲屬國

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分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

其明年匈

奴人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

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

留

索隱曰案幕卽沙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

今大發士

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

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

數十萬

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

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

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大

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

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

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

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

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為營而縱五

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

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

拏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拏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

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曰遲音值行二百餘

里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遲也

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顏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賓

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

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

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

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索隱曰谷音祿蠡音黎又音離單

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

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

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

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駟案應約輕齎絕大幕涉

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

涉獲單于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以誅比車者晉灼曰王號也○索轉擊左大

將索書曰案漢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

歷度也濟弓閭晉灼曰水名曰○索隱曰獲屯頭王漢書

曰胡王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藉○索隱將軍相

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禱於姑衍正義曰

壇於山上封以祭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執鹵獲醜

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連行殊

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連與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

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不

失期從至禱余山索隱曰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

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刑山徐廣曰一

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

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

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苦福反漢書專作以千三百戶

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卽軒為衆利侯從

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從驃騎有功益封

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隱曰敢

李廣子也校尉自為爵大庶長索隱曰案軍吏卒為官賞賜

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

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

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

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大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霍驃騎皆加此官

定今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

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

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索隱曰

曰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周仁陰重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敢

任氣也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

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

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

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

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

穿域場鞠徐廣曰穿地為管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為之中實以毛楚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

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正義曰按楚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球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

材力也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

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

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者也

玄甲鐵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隱曰案崔浩云去

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冢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前有石馬

相對又有石人也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張晏曰諡法布

義行剛曰景關土服遠曰桓○索隱曰安景桓兩諡也布義行剛是武諡也辟土服遠是廣地之諡也以去病

平生有武藝及廣邊地之功故子嬪代侯索隱曰嬪音市戰反

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

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

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

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

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諡為烈侯子伉代為長

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

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

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

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故長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

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

名最索隱謂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

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九萬

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

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

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為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

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為裨將者

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正義曰今

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

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

平曲侯徐廣曰為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

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

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

郊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

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

原索隱曰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

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

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徐廣曰陽石為巫

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邳人服虔曰邳音窒○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

慶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

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

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

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

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

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

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杆音干七歲復以因杆將軍

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

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

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沮豆之姐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

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怒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

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安樂侯已為丞相坐法

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

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

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

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

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

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

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

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後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羽人也

索隱曰縣名在馬翊殺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羽音詡○正義

曰上郡誨反雍州同官縣本漢殺羽縣也

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

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

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

額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

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大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

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

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

正義曰以書御求見也

侍中為校

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

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

其四出以將軍

徐廣曰再出以剿姚校尉也

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

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

正義曰河謂隴右蘭

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

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九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
爲侯者九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都今邠州以右北平

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

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

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

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騎侯坐酎金

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

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

年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

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

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大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

歸涉四年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

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

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

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

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繼不肖者人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驃騎亦與音頂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

君子豹變

貴賤何常

青本奴虜

忽總戎行

姊配皇極

身尚平陽

寵營斯借

取亂尋章

剽姚繼踵

再靜邊方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漢

史

令

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

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

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

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

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

承直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

後割入齊也

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

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

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

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

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
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
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廼病免歸元光
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
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
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
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人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
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
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
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

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
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
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

索隱曰謂以儒術
餘文法如衣服之

有領緣以
爲飾也

二歲中

徐廣曰一
云一歲

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

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
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
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
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
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
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

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故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爲不可不弘無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以應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

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

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

比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

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

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徐廣

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爲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

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爲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

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

索隱曰謂弘外也諸嘗與弘有郤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

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

索隱曰案

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纒脫穀而已言不精鑿也

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

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
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
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
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案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臣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
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
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
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
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

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

文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

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

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

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

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索隱

曰小顏云右亦上也言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

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

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

露之病何恙不已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

○索隱曰恙憂也以言惟霜露寒涼

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廼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

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

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

相終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案弘凡子度嗣為平津侯

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

車論為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為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

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

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廼北游燕趙中山皆莫

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

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

留又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

言也事其入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

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東是故事

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

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

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

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

宗位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且夫怒者逾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

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
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
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
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
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靡音糜
敝猶凋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
河爲境地固澤徐廣曰鹹鹵項曰其地多不生五穀然
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

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八衆不足兵革不備哉

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起於東

腫徐廣曰腫在東萊音縲○索隱曰琅邪負海之郡轉

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饌女

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

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

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

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

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

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戈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

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

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

索隱曰樂音岳嚴本

姓莊者明帝諱後並改莊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爲中大夫

徐樂曰臣聞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

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
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
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
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
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
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
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
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
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
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羣臣百姓能

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
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
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妥其處者矣
不妥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
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
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
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
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
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
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

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
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
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辰攝袂而揖王
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
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
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
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
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
尊天子五伯旣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彊以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

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

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

鑄以爲鍾虡索隱曰虡音巨鄒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

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

罰薄賦歛省繁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

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爲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

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

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

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

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案尉官也佗趙佗也音徒何反屠

睢人姓名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韋昭曰監御

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

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起當是時秦禍

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

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

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

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

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

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
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

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略

涿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棘音白北反又皮建城

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索隱曰匈奴城名音議者美之

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

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

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

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

萬曆二十六年刊

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度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禁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作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皆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

記相承闕脫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索隱曰纂音撰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龜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萬曆二十六年刊

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按偃言吾日暮塗遠恐赴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也急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

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

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洩孔車

徐廣曰孔車洩入也沛有洩縣索隱曰洩戶交反車尺奢反

收葬

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

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

上方鄉文學招俊又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

其惡悲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

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

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曰案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

蓋聞治國

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相霸諸侯有先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

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

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

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

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

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

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

奢恭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

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

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

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

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

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

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

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式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曰案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遠迹羊豕之間索隱曰

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索隱曰

跡謂耕牧在於遠方○索隱曰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索隱曰府庫克實而四

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

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筥蓋或

盡續以為筥飾也

見主父而歎息

索隱曰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公

等安在何相見

之晚者是也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

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碑出於降虜斯亦曩時

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

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

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

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

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

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

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

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克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

平津巨儒

晚年始遇

外示寬儉

內懷嫉妬

寵備榮爵

身受肺腑

主父推恩

觀時設度

生食五鼎

死非時蠹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詩經已詩讀率存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南越王

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

尉佗者真定人也

索隱曰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

小郡曰尉韋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為縣在常山也

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

揚越

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索義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為楚收揚越○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

越

置桂林南海象郡

索隱曰地理志武帝更名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

高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

略陸梁地以為南海鬱林象
郡地理志云武帝更名曰南
雜處十三歲
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
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
索隱曰地理志云龍川屬南
海也○正義曰顏師古云龍
川南海縣也即今之循州也
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
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東泉因以為號也
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
○索隱曰囂音五刀反

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
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
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
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
索隱曰案蘇林
云秦所通越道
自備
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

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
更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
韋昭曰被之以
書音光被之被

○索隱曰被
音皮義反
行南海尉事
索隱曰服虔云囂詐
詔書使為南海尉
囂死佗

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
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
也○索隱曰案南康記

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
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
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湟並作湟音年
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楊下湟水是
而姚察云史記作匯今本有湟湟及匯不同蓋由隨見
輒改故也水經云含匯縣南有匯浦關未知孰是然鄒

誕作湟漢書作
湟蓋近於古
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

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
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
黨為郡縣之職或假守

也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昭

萬曆二十六年刻
卷之三十三
列傳

曰生以武為號不稽於古也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

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

集百越母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

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

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

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

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

侯竈往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竈姓周隆慮縣名屬河內音林閭會暑溼士卒大

疫兵不能踰嶺索隱曰案即陽山嶺也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

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

○索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甌駱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

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

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

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

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為大中

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

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

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

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

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裨國亦

稱王索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

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

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

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

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

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

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

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

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

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

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

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

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

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

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

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

語入見索隱曰漢書悅作怵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

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

嬰齊請歸胡薨諡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

索隱曰李師云藏其借號之璽也 嬰齊其人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

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索隱曰及即位上書請

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

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

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代

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常與霸陵人安

國少季通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 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

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

大夫將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衛尉一作決

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

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

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

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

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

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

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

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

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

王連親婚也○索隱曰案蒼梧秦王即下趙光其居國是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

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

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

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

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恃使者為介胃也索隱曰志林

昭以介為恃介者間也必言間恃漢使之權意即得矣

然云恃為介胃則非也虞喜以介為因亦有由案介

者賓王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

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

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

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

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常昭曰縱權也○索隱曰

案字林縱音七凶反又吳

王濞傳縱殺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索隱曰

吳王與此同取其兵也漢書作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

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

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方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

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

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

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

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郊壯士徐廣曰縣屬潁川音古洽

反○正義曰今汝州郊城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

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

子遣千秋徐廣曰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

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

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

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

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

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

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

侯○索隱曰案功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

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

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曰案南康記以為大庾嶺名塞上也好為

護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

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郡

樛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

索隱曰案龍亢屬譙國漢書作龍亢侯服虔作邱晉灼云龍古龍字乃下赦曰天子微諸

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

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匯也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

作大船船上施樓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

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滄駟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

淮字○索隱曰劉氏云匯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

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降為侯為戈船

萬曆二十六年刊

下屬將軍

徐廣曰厲一作瀨駟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

為名也應劭曰瀨水流涉上也贊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出零陵或下

離水

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正義曰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水東至廣信人鬱林九百八十里或抵

蒼梧使馳義侯

徐廣曰越人也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

州協州以南是夜郎國下牂牁江

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咸會番

馬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

索隱

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

門又俗云石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歌也得越船粟因推

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

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

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而伏波居西

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

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

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且城

中皆降伏波

徐廣曰呂靜曰犁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犁日為遲且為待明也○

索隱曰鄒氏云犁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犁節比義不煩更釋又解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

遲明遲音稚遲待也亦犁之義也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

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

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

侯

徐廣曰越郎越之郎官都稽徐廣曰表得嘉封為臨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人

蔡侯

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

章

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榮劉氏音未例反定者令之名也案漢功臣表云定揭陽令意 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

漢中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

諭甌駱屬漢

索隱曰案漢書甌駱三十餘萬口降漢

皆得為侯

索隱曰案漢書云光

聞漢兵至降封為桃侯揭陽令為安道侯越將畢取為滕侯桂林監居翁為湘城侯韋昭云湘城屬者陽桃安道滕三縣皆屬南陽滕音遼 戈船下屬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

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

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

浦交阯○索隱曰徐廣皆據漢書為說

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

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

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

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繆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

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

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

中原鹿走

羣雄莫制

漢事西驅

越推南裔

陸賈騁說

尉佗去帝

繆后內朝

呂嘉狼戾

君臣不協

卒從剿絕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漢

太

史

命

龍門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駟集解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實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閩越王無諸

帝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閩

聲音

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

氏

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曰徐廣說

秦已并天下皆

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曰小顏以為即今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一

泉州建安也。○正義曰：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

陽。今閩州又改為福也。陽，今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

主命弗王。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

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

中故地。都東治。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

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都東甌。

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

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

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

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

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

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

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

急天子。天子問大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

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目秦時棄弗屬，於是

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

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

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

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

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為發兵，助

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

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

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為說至建

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

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

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

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

漢兵衆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

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

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索隱曰劉氏縱音窓縱撞也使使奉其頭

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

耘徐廣曰漢書作運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音千粉反此楚人聲重耳墮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

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

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

與謀焉索隱曰繇音搖繇者邑號丑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

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

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

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

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

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

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

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

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今諸校屯豫章梅嶺

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

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處化元

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

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

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

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東南八十里

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梅嶺殺漢三校尉是

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徐廣曰成將屯弗敢擊

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

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

索隱曰鄭氏句音

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

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

若邪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闕○正義曰

山蓋從如此耶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

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

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正義曰錢唐杭州斬徇北將軍為

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字今

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

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

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

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

徐廣曰亦東越臣

與其率從繇

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彊計殺

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

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萬戶

索隱曰常昭云在九江

封

建成侯敖為開陵侯

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臣常昭云開陵屬臨淮

封越衍侯

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封橫海校尉

福為繇婁侯

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索隱曰繇婁縣名服虔婁音瑩劉伯莊音紆營反

福者

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

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

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索

隱曰常昭云多姓重名也

漢兵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

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

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

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

國遷眾其先由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

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

句踐之裔

是曰無諸

既席漢寵

寔因秦餘

騶絡為姓

閩中是居

王搖之立

爰處東隅

後嗣不道

自相誅鋤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終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漢太史公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

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案朝

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

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誦

朝鮮正義曰潮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麗都平襄王滿者

故燕人也索隱曰案漢書滿燕人姓自始全燕時嘗略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朝鮮

屬真番

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

二國以屬已也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朝鮮為置吏

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

東故塞至沮水為界

漢書音義曰沮音傍沛反○正義曰地理志云沮水出遼東塞外西

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沮音大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

謂教聚黨千餘人魁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

秦故空地上下鄣

索隱曰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

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索隱曰常昭

云古品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臣瓚云險城在樂浪郡沮水之東也會孝惠

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

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

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

皆來服屬

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為郡方數千里

正義曰括地志云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十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

國六百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傳子至孫右渠

正義曰其係名也所誘漢亡

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眾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

闕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

索隱曰誘一作譙說文云譙讓

也諭曉也譙音才笑反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

殺送何者

索隱曰即送何之御也朝鮮禪王長

正義曰顏師古云長者禪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也按即渡馳入塞

正義曰入平遂州榆林關也

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

索隱曰有殺將之美

名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

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朝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朝

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

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

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剽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

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

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

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

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啖音類○索隱曰路人也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啖一音協

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

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

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

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

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音各降相路人之子最索隱曰最

名路人也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臨屯

樂浪玄 封參為瀘清侯 帝昭曰屬齊○索隱曰顧氏瀘音獲 陰為菽苴侯

菽也 帝昭曰屬渤海○索隱曰菽音秋苴音子餘反 映為平州侯 帝昭曰屬梁父 長為幾侯

帝昭曰屬河東○索隱曰幾縣名 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 帝昭曰屬齊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

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

船將狹 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 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

疑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

衛滿燕人 朝鮮是王 王險置都

路人作相 右渠首羌 涉何調上

兆禍自斯 狐疑二將 山遂伏法

紛紜無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終

The image shows the front cover of an old book. The cover is bound in a blue fabric with a repeating floral or damask pattern. The spine of the book is visible on the left, showing traditional East Asian binding with visible stitching.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there is a small white rectangular label with a red border. The label contains three lines of text: '133X', '8', and '25'.

133X
8
25